



中庸章句新疏

上

□ 12
961
1



門
號 961
卷 1-3



中庸章句新疏

日東

英賀室 直清新疏
鳴門荒井公廉補訂

中庸章句序

因作章句以為序也不如詩書序
素有故不曰中庸序稱章句序

中庸何為

聲去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

也

此二十字此序之大意盡於斯焉與大學序大學
之書古之大學云云言同冒頭句也蓋自上古以

下詳說其所以為道學之旨也直清謂唐虞三代之
時道無異端人無異行只要行得無過不及故只說

中足矣及孔子時異端漸出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
見之謂之仁多輕視人倫常行故孔子始以中庸字配

中為中庸中經而庸緯也聖孫遂以此二字名其書
學者讀此書當開卷之始須要知此二字子思品題

中庸章句新疏

序



聖人之道以示萬世不易之理若夫說玄說妙高則高矣說王說霸盛則盛矣然皆非中庸則謂之異端可也豈可謂聖人之道乎然則中庸二字不止此書之名其實則總凡聖人之道而名之也夫道即天之道則元無可名者是對異端而稱道學不得已也

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此十九字是謂道學之有道統傳授也蓋大學揭題伏羲

五聖而稱之乃主教法也教人之法聖聖造為之跡見於事載於書故可舉名以說之中庸主道而言心法也乃道是器以上之法則不可見眾聖造為之跡者故泛稱上古聖神以兼三皇五帝大學與中庸之異也○許東陽曰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此說非矣道統何必以有位者言之若以道統為有位者則孔孟不得為道統之人乎蓋道學以道言道統以德言是天下之道統之所凝乃德之人也所謂苟非至德至道不凝至道之所凝乃道統也但周公以上聖人在上故統天下之人又統

天下之道孔子以下統天下之道者在下不在上耳○許東陽曰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統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直清按許氏說得之恐未盡也若論其與天合則聖人皆然乃繼天二字必指堯舜以上而言蓋堯舜以上草昧之世斯道存天而在人者未盡發見聖人迭出而創立之所以謂繼天也若三代以下聖人亦雖與天合然不過繼往聖而已不可謂繼天也乃繼天猶氣化聖聖相繼猶形化又按繼天立極當兼位而言立極是居天下之中為億兆之標皇建其有極是也繼天立極四字道統之始聖人未生是天為道之統聖人既生而道在聖人則聖人為道之統也又按聖神即聖人之德神妙不測者也但上古淳朴政教未備最見無為之化也補訂聖神二字本諸孟子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立極二字本諸書洪範皇建其有極註云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其見於經及論語堯曰則允所取正焉者也

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直清按中只是箇恰好底

道理允是真箇執得中無定體自非人欲淨盡天理周流必不能真箇執得但聖人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之蓋聖人之心自然有的中於道而不遷者朱子所謂不執之執也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舜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堯之一

言至矣無加於此盡矣無外於此而舜復扶又反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下同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

平聲也合庶幾二字為近辭兼冀望之意但單用則庶字在上幾字在下如庶乎其可也其國家可幾也之類是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虛靈為心之體蓋虛故靈譬如眼目總有一塵便不能照是可以用證心體之虛靈知覺為心之用知是知是非底覺是活運底亦不相離不覺則不能知

則以其或生是臨時觸物而生也於形氣之私人之形質實為氣之所成或

原是自本於性命之正人之性實為天之所命

有自私自吾軀之心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佚其餘富貴名聞宮室衣服以及

及器物愛玩無數無量皆生於形氣之私也若原於性命之正如見親欲孝見兄欲悌見孺子入井便惻

隱聞義感慕見惡臭惡亦無數無量皆原於性命之正也學者須要於人心道心精察乃得之蓋日用之

間人心道心每相夾雜交互發見所以難辨也譬如事君有本分之敬愛子有本分之愛是道心也然有

因形氣感觸而生敬愛者有因計較利害而生敬愛者皆生於形氣之私是人心也又按道心人心要分

別得分明且如事君事父嚴憚其尊而外事之終離
 君父前便忘愛敬是人心也知君父之可愛敬而雖
 辛苦亦不辭雖離遠亦不忘是道心也如飲食男女
 是人心也節飲食戒色欲是道心也以此觀之其所
 以有道心者皆以人人本來有性命之理也今以
 言論之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莫大於欲生惡死凡諸
 人心皆其枝葉也然嗟來之食不食而死又君父之
 難以身赴之是奚自而生哉必有不依形氣而生者
 可見其原於性命也又謂理以根於萬象氣以生形
 理又為性則稟賦之初一混受得來人心道心所以
 混合發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補訂朱子曰只是這
 生也
 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是以或危殆而不安謂人心
 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或微妙而難見耳
 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
 微是隱微毫忽難捕捉難意量是妙也朱子曰義理
 精微難見凡天下之物精細底難見鹿底便易見飢

渴寒煖是至鹿底雖至愚亦知之至於就利避害是
 較細者禽獸已有不知之者况是義理則愈難知只
 有些子不察則陷於不義所以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
 故雖上智補訂論語陽貨篇子曰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能無人心亦莫
 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
 理上發出來底人
 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
 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者雜於方寸之間列子方寸之地虛矣按問
 是心之一出一入之間也而不知
 所以治之補訂不知以精一治之也陳氏曰人心道
 心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
 只在人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補訂愈危流於
 惡愈微幾於無而天
 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理是公共底欲是
 一身之私胡雲峯

曰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按形氣之私不知所以治之則遂為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

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去聲也問字當仔細

界處只要就念慮上察之在毫髮之間耳二也字當仔細看精是不他察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是不他

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朱子曰精是精別是二者也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

服膺弗失處便是一又曰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則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

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精也固執即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

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也○直清謂聖學工夫只在精一兩件是不易之法也今日如小兒讀書先分

文字聲音辨句讀而後一意誦讀不怠是精一工夫也凡不問何事工夫皆不過此孔門博文約禮亦此

也從事於斯補訂斯無少間去聲斷必使道心常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補訂或問人心可以無

得但道心為主而人心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

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也云為與言行同而細密也

云為易繫辭變化云為按云為與言行同而細密也

出於口鼻而未成言自無過不及之差矣補訂朱子

於無過不及之間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

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

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屬付諄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

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精一執中之者甚為平易明

白而克知之者亦鮮焉或有

疑聖人之道別有高妙之說者克觀於此則庶乎可少寤朱子之用意也深矣

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書仲虺之誥註武文武之為君皐陶

伊傅周召音邵之為臣既皆以此直清謂此字與上文

此相應皆指三聖相授之傳也大全張師曾歷舉書

與孟子所言成湯以下執中之事以證之凡讀書不

可如此拘定二典三謨伊傅周召之言何往而非中

乎今規模舉其言中之語明之神會默契者不如此

至於序中舉此書天命率性等之語以證道心精一

執中之言是以其言有相發明者言之也若後聖得

先聖之傳欲以一二言泥矣而接夫道統之傳接與繼異

之及中者言之泥矣而接夫道統之傳接與繼異

氣脉相接曰接朱子總舉群聖而概言之故曰接言

此數聖人或同時或異代事亦異然皆於道統之傳

有氣脉之貫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按與大學序

者相接也

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之言相符雖如承

上文為君為臣之言其意在謂得堯舜湯武之位與

孟子註謂無其位而託南面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序書傳禮記刪詩贊易作春秋樂正雅頌得所召其

大學之道教育英才皆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

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堯舜之功止於一世孔子之功

按朱子本宰我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之語

然語其聖則何異之有其賢者是事也故云其功孟

子北宮黜章註賢猶勝也乃與勝劣之勝相通

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凡七

徒皆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宗即統之所在也言

是也宗者對支別之言如

言語政事是

及曾氏之再傳補訂夫子傳之曾子曾

而復得得字有幸之意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復得

得字有幸之意

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復得

得字有幸之意

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復得

得字有幸之意

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

補訂發首二句

意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

師之言書微子之命微子稱箕子云父師以為王師及吾叔父也因此語例稱孔子為父師以為

子思之大父而道之師也此書子思所自言者皆為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所引孔子之言未必皆親聞於

孔子雖所聞於曾子其本皆孔子之言也故為所聞父師之言觀篇中舉孔子之言不舉曾子之語則述

堯舜孔子道統相傳之意亦可以見也更聲互演以淺 繹亦作為此書

此書有先自言而後引孔子之語以演述者又有先言孔子之語而後自言以屬繹者所以為更互演繹

也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

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按憂念之在中者淺則其見於言者不切至此書求

之於性命之源察之於中和體用之間戒慎恐懼擇善固執以至於至誠篤恭不顯之妙莫非身心工夫

天下豈有切於此者乎可以見其憂之深矣思慮之及事者近則其所解說不詳盡此書自天命推而及

知仁勇治國九經與夫鬼神祭祀之事隱顯大小包括無遺天下豈有詳於此者乎可以見其慮之遠矣

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補訂陳新安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

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

也補訂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補訂胡雲峯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

合乎時子莫之執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

異如合符節孟子離婁篇集註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

左右相合，以為信也。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反苦結

網維。網如網罟之綱，所以舉衆目。提綱如說天命之

幕之繫，所以張舉也。四隅也。挈維如說祭祀九經，深

本末無不張舉也。綱而提之，體統之大也。維而繫之，

範圍之。開示蘊。委粉於奧。蘊如衣之緇，奧乃室之奧

而示之深。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補訂明言綱自

是而又再傳。補訂曾子傳之。孟子以得孟氏為能推明

是書。孟子性善之說，其他如論中論誠及誠身明以

承先聖之統。按前聖與先聖少異。前聖指數聖先聖

自當道統之傳之言，而可以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見承先聖孔子之道統也。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是訓詁文字。是典之間

而異端之說。補訂蔡虛齋曰：異端若荀揚性惡善惡

韓非子刑子刑名鬼谷孫吳權謀，凡惑世。曰：新月盛

以至於老佛之徒出。為老子佛氏之學之徒也。則彌甚也。近理而

大亂真矣。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所謂盡心知性。

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

有所考以續夫千載。聲不傳之緒。音序。緒是絲。端

尋繹以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佛氏似是之非。續是

之續。是由不傳字而生。斥是直指而黜之。擯斥之義

也是由似是而生。然不傳之緒難尋無所考則何以

續之似是非之非難自無所據則何以斥之當不離考字據字以看是可以見朱子用字之密也補訂似是之非老佛之言甚近理故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似是而亂真其本全非也

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自此以上就道統傳

言惜乎自此以下就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補訂朱子曰明道不

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錄

唐荆川撰中庸輯畧序其畧云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塾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揚

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畧

記是以太義雖明而微言未折按石氏所錄程子之言於大義雖無可疑

者然於微妙之言混雜紊亂條理未分蓋記者之失也觀其論未發已發一段多錯繆者朱子於或問辨

之亦可見矣此言當時門人止取記載未及釐正所以待於論辨取舍也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其師說而淫

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補訂程門諸子游揚謝侯等之所說皆雜佛老過高流於理外

多背程子之意者矣故云熹自蚤與早歲即嘗受讀

而竊疑之李延平最深於中庸之書朱子蓋自蚤歲受其說以讀此書然亦宜併石氏所錄程

氏之說而讀之是沈潛反復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

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補訂恍然不明貌要裳之要領衣之領皆總會處按乾道

巳丑歲朱子年四十歲始有得乎未發之旨然後自此以下至乃敢會

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

會眾說而折其衷是所以為定著章句一篇也定是
定于二也為平聲眾說與諸說少異焉聚多曰眾舉
多曰諸故折衷則曰眾說各極其趣則曰諸說言有
所各當也朱子曰折衷是折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
又曰衷是無些子而一二同志補訂李守約名閱祖
父呂號澹菴與朱子

過無些子不及為友三子從學閱祖篤志精思朱子留之家
塾為編中庸或問輯畧事見於考亭淵源錄復取石

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聲上

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補訂附然後此書指中庸書
以下又係

章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按以中庸一篇譬人之
全身章句不分節段不

解猶見人身皮膜之外混混然耳今章句相分猶四
支經脈分行節段相解猶骨節脈絡和解一篇貫通

猶全身血脈相貫通章句不分骨節不解如何得全身
篇之意味相貫通四支不分骨節不解如何得全身

之脈絡相貫通詳略相因就篇章之
辭而言焉巨細畢舉就事理之綱
目而言焉

而凡諸說以下係輯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委曲
暢述

旁通旁徧而各極其趣各推極諸
說之指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道統之傳即存於中庸中庸之書既得分解
貫通則雖未得道統之傳亦可也然朱子不

可言得道統之傳故云不敢妄議以辭其任也又按

世非有大賢力量大賢見識安能有大賢事功若朱

子推明此書以開古今之大道可謂百世以俟聖人

而無疑者也其所以繼往開來者雖上比孔孟亦可

也然則繼程子道統之傳者非朱子而其誰也今雖

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其實有不容辭其責者讀者

詳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補訂
二本

作升高行遠行遠自通升高自助云爾

畢引此書語以結此書序尤切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淳熙宋孝宗年號己酉十六年

新安地名朱子先世為徽州新安人至父韋齋先生始因仕入閩生朱子建陽之寓舍遂為建州人而今猶自稱新安者示不忘本土也

中庸章句新疏卷上

中庸章句新疏卷上

朱子章句

曰東

英賀室平直清新疏

鳴門荒井公蕙補訂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直清按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無過不及

及是已發之中未發是本心之體已發是事理之當但不偏不倚一理也不偏云者無聲無臭渾然全體者也終有聲臭便是偏便是全體譬如道理本體不涉色相若一毫有可指者則或青或白或黃或赤皆是偏也必不青不白不黃不赤而後五色之理具焉所謂渾然全體者也不倚云者此心之體鑑空衡平不靠於物終靠於物即是倚也要之，不偏是理之無形也才有形則偏矣不倚是心之無念也總有念則倚矣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不倚以人而言乃見不倚於物耳謂此

也呂氏以不倚言中程子以為未瑩以其棄理而言心也今朱子并取不偏不倚則二言相湏而其義盡矣○又按不偏不倚所以為無過不及之體無過不及所以為不偏不倚之用亦非有二也或問以立不近四傍譬不偏不倚以行而不先不後譬無過不及可見矣但未發之時無端倪可求故堯舜以來執中者皆以無過不及言之及子思始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而後及時中若未發之前操而存之則天下之大本在焉亦發先聖之所未發者故朱子詳各篇之義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言之可謂盡矣然則不偏不倚云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何者已發之後不偏於喜則偏於怒可謂無過不及不可謂不偏不倚也學者於此當一意涵養不使間思雜慮害其未發之體耳若欲求其不偏不倚者於未發之庸平常也庸字之前則其為偏倚也亦已甚矣

庸平常也
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今章句解為平常者不易必要於久而見言平常則不易亦在其中也○又按明道曰

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蓋無過不及所以恒久而不廢但中字不見平常之意故因以庸字配之以明所謂中者非他即平常之理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朱子合採二程之言集為一處置之卷端使學者

知此篇之大要亦如大學之例云不偏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貫天地不可破也不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以及起居動息之則亘古今不可易也○又按之謂與謂之不同之謂是直下說無二義謂之是以上義斷一義之意此書中天命之謂性是之字在上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誠明謂之性是之字在下○正道以體統言定理以條貫言上二句先說中庸二字之義下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二句指其實而言之也

心法是本心自然之法則如曰有物有則非謂秉心之法也此篇以中庸本之於心以為大本達道所謂心法也人心雖靈妙不測然逐物外驚未有心無法而可以至道者雖異端之學亦然特其所以為法者以絕思想歸於寂空為法則異乎孔氏之心法矣聖人於是使人因本然之天則存之充之以為大本達道此其工夫所以為傳授心法也若謂聖人以中庸為秉心之法則是心中庸自中庸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而可乎

孟子其授孟子者觀之七篇中其書始言一理

說天命之謂性中散為萬事九經及祭祀鬼神等事末

復合為一理謂終篇之言上天之放之則彌六合

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易繫辭語六合謂天地四方

歛不容一物之地也前三句此篇所言如此後二句以心體之如此放之彌六合一理之散為萬事者也卷之藏於密萬事之合為一理者也其味無合而觀之此篇為孔門傳授心法可見矣其味無窮皆實學也程子恐讀者或徒視為空妙之說故言彌滿六合最見實理無間而退藏於密又見其固有於己是其味所以無窮而一善放一卷皆實學也豈容毫髮虛假於其間哉善讀者玩索反色窄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君上指授為命命行於下曰令猶字尚也如也此說見疏今不記凡言猶某也者

本相異義性即理也此本程子語事物公共之理在人為性絕言性則雖不離

於氣質其所以為性之實即理也即字質實之辭猶冰即水也漢以來言性者皆以氣質言之故有紛々之說自程子一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出而後性之實見矣

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

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

也陰陽五行雖不過分合而言之然天之化生萬物亦有係陰陽之大分者如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木火中有陰金水中有陽是朱子所以陰陽五行言之下健順五常放此

○五常亦有係健順之大分者凡發動者健也靜存者順也五常分而言之則五禮健也義智順也信

則健順之合也錯而言之則五禮健也義智順也信發生禮之明盛健也而仁曰慈愛禮曰搏節亦健

中之順也義之宜智之貞順也而義曰裁斷智曰固守亦順中之健也率循也章句以循

訓率字讀如率由舊章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章句本

此以釋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當行之路自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以至進退去就之宜動靜語默之法皆是也禽獸如牛

耕馬馳鳥飛魚躍雞司晨犬守夜草木如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椅桐為琴瑟杞柳為柶捲及榮悴開

落各以其時亦循其性而各有脩品節之也品品

謂分輕重大小各有節限不可越性道雖同而氣稟

或異言性與道雖為人人所同物物所同然氣稟以人人異以物物異也或者未必之辭氣稟

同類亦概乎無異焉但同中見異未必如性道之同也故不能無過不及之

差過不及如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是也禽獸聖

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

則謂之教品節者或問所謂辨親疏之殺為仁之

禮之教開導禁止為智之教最可以見品節之大

意而其及於物則不殺不折以遂其生或驅或鋤

濫取用以暴之亦品節中事也若禮樂刑政之屬

是也聖人立教之大綱禮教人以嚴樂教人以和

刑設於此政施於彼禮與刑主靜樂與政主

動亦有陰陽之分也四者有凡例條目故章句以

屬字括之若所謂五刑之屬三千是也亦可以見

品節之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

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

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知性之出於天則知

形氣之私非性也故

其所以尊性者嚴矣知道之由於性則知智力之

為非道也故其所以行道者誠矣知教之因道而

裁則知隱怪之說非教也故其所以為學者正矣

吾之所固有者即率性之道也據前語例當曰因

道而裁之而曰固有者蓋通聖人脩為之後亦謂

之道而所謂率性之道正指其固有不假脩為者

而為言爾是聖人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董子之言見對

之統在聖人又自聖人推而本之於天以為道之

第二節第三節及天下國家章亦然竊謂此段原
本亦非不精矣但不若今本文頃意備最為精當
恐當從陳氏
為是後倣此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
則豈率性之謂哉性之德猶言所性之德所謂所
性仁義禮智是也凡事當行
之理莫非性分固有之德而其全體則心之所具
也章句之言通四句皆見不可離之意其曰日用

事物當行之理則指其用以見人之不離於道其
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則本其體而言之以見道
之不離於人此二句言道之與人不離也其下
二句又因上句而言之以明其不可離之意蓋曰
所謂道者事物當行之理而已矣據其固有於性
天下無性外之物所以無物不有據其具於心
貫動靜通隱顯所以無時不然也使道有遺於物
乎或有合於彼而離於此者使道有曠於時乎或
有合於始而曠於終者今乃隨物隨時無所不在
則其於日用事物之間自不可以須臾離焉初非
有待於人力之為也若謂之道而可以離焉則見
人力私智之所為而非率性之謂矣何以為道哉
○章句豈率性之謂哉六字原本作外物而非道
也竊謂本文可離非道也一句主道之不可離而
反言之以為道而可離則非所以為道也故章句
以豈率性之謂哉一句解之本文正意如此足矣
至於或問又斥其離之由而言之以推明本文之
意於是乃有人力私智之說凡人人力強為私智襲

取於外道之所以可離者，由此而其肆欲亦行已離以下，不與論焉。蓋可離云者，猶在與道相預之間，有偶合未必然之意。原本所云外物者，亦謂此也。但章句之言務從簡約，與或問敷衍其義者不同，亦當從今本。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為是，讀者詳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章句以敬字解戒慎，以畏字解恐懼，亦見拘執而力為之，且本文戒慎恐懼二句自其常常戒懼者而極言之，以至於此。雖不親不聞，亦無不用其戒懼焉。則其所見聞不言可知。故章句先以常存敬畏發之，以迎本文之意。而後曰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可謂盡矣。天理之本然，所謂性之德具於心者也。道之全體不外於心，故其心常存戒懼則有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一動一靜不容於須臾之離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暗處細事皆以事之在念頭者言之。此兩言者相須一事，以其伏藏於內，謂之隱。是

暗處也。不必以居處言也。以其萌動於中，謂之微。是細事也。不必以事之大小言之也。故下文以幽

暗之中細微之事相蒙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為說其非一端可見矣。

雖未形而幾，平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

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跡雖未形幾則

已動主於理而言之以明實理之驗不可掩也。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主於心而言之以明人心之靈

不可欺也。○幾動已知何以言著見明顯無過於此者。此當仔細縱有漫天之事滿耳自者不見其

起端則紛擾而不見其真矣今至靜之中幾已動雖針樣已覺之甚明約而實矣又萬人雖知而已不知則難信且不親切今已知之則有昭也昭不可欺者所以為天下之著見明頭也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如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上文既言戒慎恐懼而此又言慎其獨則是既慎又慎也故章句以尤如謹焉解之亦見其戒慎至此精神一新之意蓋以幽獨之中私念之發實為理欲交戰之際尤不得不就其無不戒慎之中又一新戒慎而精察之所以能審其幾而過人欲於將萌也將萌者將萌未萌之間善惡所分之幾也潛滋暗長四字出自上萌字皆取譬於草木萌芽也言若欲待其已萌而後去之則將必有滋長於隱微之中而不自覺者其離道也已遠矣○原本無潛暗二字意朱子改定時慮滋長字

稍傷於重乃添之以潛暗二字先儒或不之察有謂隱微中添此二字為贅不若原本為正者恐不然也○按先儒多以前段合為一說言君子戒慎不觀恐懼不聞者恐不察於隱微也今章句分為兩事蓋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廣大無所不該故君子工夫亦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其周遍所以存養也莫見於隱莫顯於微言道之精微無所不至故君子工夫亦致慎於獨其縝密所以省察也雖相為本末始終然工夫自有兩截故本文兩端說起而各以故字承之而下致中致和各有所屬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喜怒哀

者心之用也所以為情也其未發則其理渾然在

中所以為性也無所偏倚者程子所謂中所以狀

性之體段是也節者節文也情之正謂無過不及

言已發之後有中節有不中節中節者情之正也

無所乖戾言循性而不戾於理也○直清謂言性

則曰仁義禮智言情則曰喜怒哀樂子思以喜怒哀

哀樂未發為中喜怒哀樂之理具於中者也其論

心之體用可謂甚實而不空言者矣又謂喜怒哀

樂四字甚不苟焉喜與怒反喜屬木而怒屬金猶

性之仁與義也哀與樂反哀屬水而樂屬火猶性

之禮與智也此四者七情之大端而包其餘在其

中愛喜之類惡怒之類懼哀之類慾猶五行之土

五常之信無不在也或問喜怒哀樂與四端之別

曰四端猶道心也理之發也七情猶人心也氣之

發也自其機發而言之則曰四端曰七情自其主

張而言之則曰道心曰人心人心固無二情無二心

而理之與氣未嘗相離則四端與七情之發初非

判然不相交涉但其發於理者理先而氣後其發

於氣者氣先而理後理勝於氣則人心皆為天理

之所行所以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也氣勝於理則

道心遂為人欲之所蔽所以喜怒哀樂發而不中

節也然心總發則氣用事故四端常夾見於七情

之中道心常雜出於人心之間此虞書之言所以

先人心後道心而子思論中和亦所以喜怒哀樂

為言也蓋謂理不倚於氣所以為未發之中氣不

乖於理所以為已發之和故當不使喜怒哀樂有

妄發而不中節乃可也若夫四端之情則固無此

理而妄發者亦何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乎故至

孟子之論四端則使人因其所發以驗夫性善之

實而擴充之其所以立言之意有與此異焉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

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中庸章句所疏

卷一

七

天命之性無所不該天下之理所由出也故曰大本率性之道無所不通天下古今所共由也故曰達道此推本篇首之言以釋大本達道之義然達道之鮮不曰率性之道舉其體用之全而言達道即其用之一端而言大同小異故曰循性之謂以見異中之同且避道之體道之用之道字以見同中之異其用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意精密如此

中和性情之德道之體用也有是心必有性情之德而隨寂隨感道無不在則其不可離也明矣○直清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有物乎既無喜怒哀樂樂又何形象之有謂之無物乎雖無喜怒哀樂亦有未發者有焉蓋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獨有此理之體段已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名狀之此其至虛至靜氣象未必不可操而存焉者謂之有物可也不然何以爲天下之大本哉子思不曰喜怒哀樂未發而曰喜怒哀樂未發則其非空寂枯槁之謂也亦已明矣譬如未鳥

之鐘絕觸衝則鳴是雖無聲然有聲存焉只爲未鳴爾豈謂不鳴乎若釋氏空寂則真不鳴也凡人所與聖人同者性也其所異者氣質也人自有生後是性已墮於氣質矣反之於身求其所與聖人同者不過有時而聞見於混濁之中豈有全然與聖人同者乎但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本體自然不涉氣質則其所全然與聖人同者唯此時爲近爾於此操而存之則氣質可以奪物欲可以勝而聖人以此廢幾而進此在學者最爲本領工夫至要之事而子思之前未有立言揭示後世若斯之明白者程子尊信此篇以爲孔門傳授之心法其於子思之旨有默契於千載之下者故使人務於持敬以涵養本源然後由是致知力行以進於道其親切著明又有加焉其後李延平嘗以喜怒哀樂一句爲一篇之指要豈徒然哉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

推而極之云者謂自其端緒而推之以至其極若戒懼為致中之端

慎獨為致和之端自此推而極之如下文所言是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

其生也

天動於外地靜於中以為其位安其所則不失常也萬物稟氣以為生遂其生則不

天折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

其和而萬物育矣

此言中和之功不過戒懼慎獨二端而已約者收而不放之意

精者擇而不雜之意靜而存之本於敬畏故曰自戒懼而約之動而察之始於幾微故曰自慎獨而

精之其守不失言其無偏倚者常常而存也無適不然言其無差謬者事事皆然也至靜之中無所

偏倚則約之已至矣而其守不失則所以約之

者愈至也所謂致中者也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

精之已至矣而又無適不然則所以精之者愈至

也所謂致和者也天地位如三辰軌道雨暘時若

及無地震山崩川竭之變萬物育如幼者成老者

壽及胎不殞卵不殞草木不枯之類蓋天地位乎

上下萬物育於兩間天地體而萬物用也天地縱

而萬物橫也自其體用者而言之則致中所以守

吾心之體也而天地位是其應也致和所以達吾

心之用也而萬物育是其應也自其縱橫者而言

之則其一心之無偏倚者該始終貫本末而守之

常不失焉然後天地於是乎位矣其應物之無差

謬者合彼此兼大小而行之每不違焉然後萬物

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與萬物之所以為生者同是陰陽五行之理同是陰陽五行之氣此天地萬物之所以為一體也而曰吾一體者自致中和之體也吾心正因致中而言心以無所偏倚而正也吾氣順因致和而言氣以無所乖戾而順也天地之心正則其主宰者不亂天地之所以位也天地之氣順則其化育者不謬萬物之所以育也此言冥冥之中固有不可誣者而效驗之見又以類相應如此○或疑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之心氣有未正順而有待於人以正順者何也曰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萬物者天地之生子而人者且萬物之靈以主宰萬物則為天地之心也故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是所以與天地參而其心氣之正順相為感應之大畧也又

為之詳論則天地之心者無心之心天地之氣者自然之氣而生之之心不止息矣源源之氣不斷續矣萬物之造化萬古不易矣然不能使萬物盡其性遂其生者乃所以為無心自然之功用也人之氣者成性之氣人之心者知覺之心也其入用之心氣得正與順而動靜感應之間致中和之道則天地之心氣亦相感以正順而安其位矣萬物亦應得各盡其性各遂其生矣然不能知天地之生萬物者是以為成性之氣知覺之心之能事也是所以天地與人相待以濟造化功用之全也蓋天地之心氣者生理一而分殊存其中矣故能為並生萬物而理亦自具人之心氣者主分殊而理一具其中矣故能為盡分殊之性以復於理一也然聖人之贊育裁制補相之道初率天命之性而使萬物各材其物踐其形以遂其性而已矣未嘗有假借一毫知力之為焉所謂先天不違後天奉天時此之謂也考之於古帝堯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天地位也九族既睦百姓昭

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者萬物育也是可見
 見人之心氣正順之功天地亦感應之微矣驗之
 於人倫父慈子孝而未嘗有父子之心氣不相與
 順而身不修家不齊者焉如文武周公之事其父
 母也所謂謂天性之常也或有父母不順而子獨
 者所謂謂父子之變也如虞舜之事頑父嚚母矣然
 以其大孝終使父母底悅復順者聖之功也以之
 推之雖天亦有不順之時然無心之心則無私心
 自然之氣則不被人物只是陰陽相擊之怒氣也
 故忽然復正而無變矣然仁人孝子不怨視天地
 之不順父母之不是而惟畏之敬之以盡己之道
 而已矣凡聖人之立教不超乎循固有之性而使
 之各知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勤之耳至中庸之立
 言亦主盡己之職分則何有所異焉又以天地與
 人對待之理言之則寒暑失節時候不應或如颯
 風霾霾晝暗淫雨濛濛為霧而兩間晦塞或天變
 地妖海濤則人人豈有不疾痛惱亂以苦之者乎
 又如王者暴虐諸侯相戰萬民號哭四海沸湧則

雖天地亦豈有獨得心氣之正順乎猶父母傷心
 氣於逆子矣是亦可以觀天地與人其心氣相感
 一體貫通之意矣何容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
 疑於章句之言乎哉

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功言致中和之功至此而極也聖人之能事言不
 待於學而自能之也中即天命之性和即率性之
 道是致中和初非有待於性分之外而聖人之為
 教與夫由教而入者其極功能事皆不外乎是是
 修道之教亦在其中也直清謂天地位萬物育
 是達而在上者乃足以當之若夫有是德而無是
 位者雖事有大小之異其理則未嘗不一父子夫
 婦各止其所而上下之分不亂則一家之天地位
 矣以至老安幼懷朋友信之而各得於我則自是
 一家之萬物育矣若夫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與飛
 潛動植各遂其生亦一理也專以此為在位者之
 事而曰窮而在下者不能焉則於聖賢立言之旨

失之矣餘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

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

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致中天地位為體靜

為用動時事也體立而用有以行言中以統和而

和以中行也本文於此不分中和渾合成文而章

句承凡上文之意位育分屬為說其解本文之旨

亦已盡之因言據前之說雖其一體一用動靜分

殊然體立所以為用行之地用行所以為體立之

驗由是則中和一理位育一機不可判為兩事亦

已明矣故於此合言中和體用而以

天地位結大本以萬物育結達道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謂堯舜

而來相傳之意也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

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首明本原

章首一節接第二節而言之也道之本原出於

天則非人作故萬古不易其實體備於已故不

離若不備於已 次言存養省悉井 察之要存養

則可離則離 懼所以養於未發省察謂慎獨所以察於已發

言要則言約而義該此自第二節以下接第四

節而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有為於此而施於彼

於此曰化致中和功而天地位萬物育化也蓋

此主於章後一節以兼前一節而言之也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音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反求諸身者切問近思之謂而自得

命之在我者推之以至聖神之事極矣學者於此章之言有得焉則真有所知道之體用在已固自不能已矣由是以去外誘之私則戒懼慎獨其事也自是以充本然之善則極中致和其事也此其所以總一篇之要而於開卷之首使學者慎於立志之始也其旨微矣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言出中庸說體要如身之體為皮肉之所屬如衣之要為衣裳之所會亦綱領之義也

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下十章所引孔子之言皆論中庸非別有所發明至第十二章論費隱者子思之言更端焉故其釋此章之義者至第十章終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朱子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稱其字以別之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

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今按此以引夫子之言之始故以仲尼稱而次章以下從衆人之稱也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稱明道字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

是章句於篇題下既解中庸二字之義此又解之者以篇中始出故謹之也且中庸雖為二義實則一理故以而字合之不更折開說又按篇題之解說其所以名故於中字分未發已發而兼體用以加之名二字又別解庸字以平常而明中庸二字名義若此中庸乃主時中故合解二字蓋不偏不倚是橫無過不及是直朱子所謂做得箇恰好底事其恰好底是不險危奇異之為只是平常之

理也指萬事隨時而中之理故加之理二字然非
 彼是有異義故用文字亦相同焉中庸是固非有
 人之作為處者即率性之道也故云乃天命所當
 然然日用之間不免有過不及之差惟聖人而後
 為能盡之故云精微之極致也體之如體群臣之
 體謂本然之中體未發已發日用之中朱子所謂
 從來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是也又按平常之
 理與精微之極致相應若以平常為平人常情之
 事則繆焉章句用意之精
 密各有所當觀者審之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
 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

之或問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豐
 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

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
 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
 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
 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
 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
 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
 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
 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
 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又遽別生他說也
 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
 程子從之亦不為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
 無所據而臆決也

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
 中庸者以其有小人心而又無忌憚也

即心也主中和故曰德乃以心之全體言之無中
 和之德則只知覺運動人欲相混之心耳故曰小

人之心是又言其全體也隨時處中臨時與事而
 言言行之一端也忌畏諱也憚忌難也無所忌憚
 是又臨時與事而言其一端也朱子曰君子而處
 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
 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
 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
 要得分明○直清謂有君子之德則時中有小人
 之心則無忌憚故上段泛言之及下段乃說君子
 之所以中庸與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言雖君子不
 能隨時省察則不能中庸雖小人猶知忌憚則不
 必反中庸也若伯夷柳下惠固君子矣未及孔子
 之時中則是於時中未盡也有苗之格虞芮之平
 皆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然未有時中而非君子者
 未有無忌憚而非小人者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又曰小人而無忌憚則其所以嚴蓋中無定
 戒小人者濇矣此亦聖人垂教之意也
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
 按體是體象之體若有定之體象則

如何得隨時而在無定體故無時而不在是所以
 為平常之理也若或有或無或中或不中則如何
 得為平常之理矣大而禪讓放伐居於陋巷過門
 不入小而盛夏飲冷衣葛隆冬飲湯重裘凡推此
 類可以見又按中無定體是未發之中至虛無極
 之本體何有定體所謂裏面底道理也以此心而
 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乃天下之大本也
 隨時而在是已發之中至實各具之大極各中體
 在所謂中節之和道之用顯處天下之達道也是
 所以為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也乃體用相須
 而天下所共由之道行矣天下常久之道天下平
 常之理自此之外無別道理故曰是乃平常之理
 也蓋合中庸以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
 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
 而無所忌憚矣
 中庸之理即天命人心之正也君
 子知其在我不求乎外故靜而能

存養動而能省察無時不中
小人不知有中
庸之理則固無存養故於情欲動時又不能省察是所以肆欲妄行而無忌憚焉蓋是所以君子兼言動靜之工夫小人言動之一偏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

屬燭而意實相承也
今觀章句每每曰承上章而起下章可以見其

文屬意承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

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

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第一章是一篇之體而中庸之理全具焉

所謂萬化之本源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而未發已發之工夫至精至密

始學者非所可遽及矣故變和言庸以德行之言之則達上下也是所以對舉君子與小人

也然莫不原於未發已發之中故章句結語又云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
德兼知行

至者即理之當事之中也百然亦人所同得
天命所賦

與初無難事循性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

能之今已久矣
無修道之教則民皆從氣質

無能字
此解例當在音註中而在此者以其係於文義也先儒或以能久二字連

讀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章不能期月守者證之章句不從故以論語證之元無能字

中庸章句新疏 卷一 六
則不可讀為能久之說也。○上章以中庸與反中庸而明君子與小人之辨矣。是不能中庸之大本也。此章言雖不至及而衆人氣質各偏不免過不及亦鮮能之。故是可以見承上章起下章之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

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
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 知愚賢

不肖
肖似也然有小異似字虛以摸樣言肖字實以體質言凡言不肖者以本來面目比之見

其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

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

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

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

以常不明也
知當屬明賢當屬行今却互說者何不知中之在處而如何行得中庸之

道之有凡事見於行而其道之明也
可以見矣不顯乎行事而其道之明也未之有矣是所以交互

說之也
按知愚係乎清濁賢不肖係乎純駁知愚非不行矣但其知有過不及故遂不成行知

愚之偏有以病之焉賢不肖亦非不知矣但以行有過不及故不成知賢不肖之偏有以病之是各任生稟之異不學修道之教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道不可離鮮莫

不飲食人自不察鮮能知味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蒙引云味烹調到正處便亦是一事

之無過不及了以爲得中道之喻或問云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

失矣○此章孟子所謂終身由是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禎曰人莫不

飲食人字只大概說誰中人不察人字亦大概說飲食亦日用之一事飲食之味亦道中之一端

既曰鮮能知味則即以此人字爲知愚賢不肖之人何爲不可而史氏妄爲分晰耶只看虛齋以後

皆爲所惑此似是之非最當辨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道之不行與不明相待焉然謂道

謂不行矣則不明自在其中然其所以不行者由不明也故章句由不明故不行乃說其由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

意上章謂分配不行不明而其所以歸於知

以起下章如舜之知而道之所以行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凡天

下之人莫本然之知不具者舜雖聖知豈敢慢人况中隨時而在則於時有萬變事有萬殊乎是以好問好察而合天下之知用其中於民也朱子曰舜本知又能合天下之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

好察邇言之實也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

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

音告以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

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兩端謂衆論不同

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

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以取中然後用之

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凡天下之事物有可小可大可厚可薄者是所

以衆論不獨也朱子曰兩端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於衆論不同

之中擇執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然非在我之權

所謂中也按是所以為極致也

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預此此知如之所以無過不

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在我之權度謂本然之中所

惟一而無此過不及也

右第六章直清按自好問至執兩端是知之事

行之本而此章主知之章可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

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

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補訂按周禮雍人

塞阱杜獲鄭康成曰獲柞鄂也堅地阱淺設柞鄂

于其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

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又丹鉛總錄云罟獲以罟為

獲而掛之也陷阱為陷如阱以陷也罟獲以扁網

禽獸如今之扣網也陷阱以皆所以擒取禽獸者

陷墜禽獸如今之賺坑也

也格庵趙氏曰此擇乎中庸辨別彼列衆理以求

所謂中庸即上章好聲問用中之事也即舜之事

聖人與衆期月匝作答反周也期一月也言知禍

人之異爾期月匝是周一月

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况

也如貪財好色彼固知其能致害而不能制欲謹
 度遂至禍害而已矣安得為知以譬人既擇中庸
 則非不知有中庸之道而不能期月守則不得為
 知也。○本文兩人字衆人也予知謂自言有知而
 不愚也然則非不知禍之所由矣一有為人欲之
 所驅則納諸禍機所伏不知辟之不能期月守也
 之守字不專作行看只是知也所謂知之實知而
 不去是也不去是守也但下章顏子能擇能守主
 行而言蓋知之效必能擇能守不能知而守之則
 不得為知矣至顏子則能知能守之極所以為行
 也亦見知行相待一理也擇而不能守是兼知愚
 言但擇字屬知者如愚者不知擇也。○或問云此
 章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
 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矣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太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也

承上章聖知而言衆人之知雖知之不行
 則不明也又舉之又字承第五章不行之
 端之言而云又舉不明之一端以起下
 章顏子能擇能守而道之明以行之意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聲持之貌拳拳如手之
 握固也奉持而著

手承也服猶著也膺胸也服膺如衣之貼胸也

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不能期月

知也服膺弗失是真知也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按六章註此知之所以明也

是可見承四章道之不行不明之意而註各章也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是亦所以相為其根也蓋夫子所以互言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

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按亦字可見非知仁勇之全體或問曰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其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是可易為者故云至難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

能勉者皆足以能之天下至人均治至難也而資稟明敏知力勝人者能之爵

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厭煩好簡者能之白及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惡辱好名者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天下之至難也以下

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然非義精惟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而致知格物之至也仁熟惟一而誠意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知仁之至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是日用之間不限大事

若易不若至難底事如堯舜協和孔子去魯比干諫死是均之辭之蹈之中庸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能擇能守有

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或問曰強

者力有以勝入之名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開心云抑反語詞不圍於南不圍於北而為汝學者之所當強歟新

安陳氏曰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

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

含容訓寬字而

寬字只是寬弘不必含容巽順訓柔字而柔字只是軟柔不必巽順章句以本文寬柔二字屬教上故以此四字解之按寬柔以教並於誨人不倦然聖賢雖不倦亦無往教之禮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子之於曹交是以不教教之不報無道謂橫逆也不得一向言寬柔以教矣

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

橫逆孟子註云強暴不順按不報無道近於犯而不

校然聖賢雖不校亦且以直報怨則亦不得一向言不報無道齊殺魯桓公而莊公不報春秋譏之曹操殺袁紹而其子譚投之天下笑之又如南方南宋事金是不報無道也亦貽千古之辱矣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南方者陽之過而陰不及

故為暖和之氣所勝而使人之風氣偏於柔弱也
是以不勝沮人敵人之氣却含忍之力勝人其所
勝餘異凡有君子之道也此道字與曰小人之道
勝人皆為強君子之道也為財之道同焉但云其
風其事而已朱子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
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按居之謂處其道非居其
地與下強哉而不勝也
矯君子異矣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

之

衽而審席也

史氏伯璿曰以衽為席即請衽何此
之意章句衽席也之說與古人枕戈

之意相類金戈兵之屬

五兵弓矢矛戈戟又刀劍革甲

冑之屬

公廉按齊語三革註北方風氣剛勁

冑直又之屬甲冑盾是于盾用革

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故為寒凝之氣所勝而不及

使人之風氣偏於剛勁也是以不勝容物含強者

之事也

道與事有廣狹之意宜考○按教人不報

衾革死而不厭之事質薄氣弱者難能之必資質剛勁志氣果敢而後以能之故加而字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

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

強應抑而矯舉小強與一句矯反

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詩魯頌泮

水之篇傳云矯矯武貌朱倚偏著直畧也塞悉則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

生之所守也補訂按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

道窮而在下則守死而不變平生之所守是富貴不能淫也國無

此則此字指本文全意自此以下解本文之意所謂即前九章中

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

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

者不同君子居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

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按君子和而不流和者

也和而無節則易流故曰不流也中立不倚中立

不近四傍當中立猶云獨立不倚或問云中立

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

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

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伏者幾希矣

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

按此強者謂道義之力之強矣又謂如依勢位依

朋友與老人依杖柔植之依支柱雖如能立而不

傾不偏不着於物則不能中立何得云不倚如韓

愈送王秀才序云麴蘖之託而逃雖其形似逃世

獨立之趣與中立不倚之倫同日可以論乎不變

塞是處達者至死不變是處窮者孟子所謂窮不

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者也

右第十章 舜之大知而不過回之太賢而不過

仁勇備焉故於下章而合言三者者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蓋字之誤也前漢書藝文志作索隱行

怪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古秀異

之行去聲也隱僻僻者僻遠之理如鄒衍五德後漢

神之類詭異詭者正之反人所以為奇怪之行如

於陵陳子魯仲連或為高潔或為倜儻其他如絕

妻子以山居持嚴戒使鬼神然以其足以欺世而

盜名不使人知其隱行之在故後世或有稱述之

者稱於口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

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雖欲索隱行怪不深求過

為之強則不足以欺世盜

名而有稱述之者是所以為強者也按索隱行怪

世固有此兩樣人然本文之意不可作一人看只

是就一人而言所知與所行皆過者也下文遵道

而行半途而廢是知及而行不及者亦一人之事

也章句以而字合聖人豈為之哉解吾弗為之矣

之其意可見矣矣字決以豈哉二字解

之意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

也語雍也篇曰力不足者中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其知雖足以及之

有不逮貼半途而廢句當強而不強者自已止也

中庸章句

聖人於此以下解吾弗能已矣句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

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公廉按二十六章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言聖人如

日月錯行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期然而有然者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

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

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君子說聖人講述云依與遵不同遵者

以我循道猶與道為二依者如依仁之依相依不違與道為一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

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此中庸之成德知

去聲之盡仁之至見禮郊不類勇而裕如者正吾夫

子之事語類云索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

也按擇者知也知之而行佳坐卧依乎中庸則是知之盡也執者仁也執之而不隔隱見中庸之行

則是仁之至也仁知中庸之成德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者而勇自在其中是不大

子而其誰能之又謂遯世與欺世不見知而不悔與盜名天地懸隔之異可以看而猶不

自居也以他聖人當之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

之義者止此蓋此篇中庸全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

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按讀中庸一篇

作六太節首章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十二章至十九章一節二十章至二十六章一節二十七章至三十二章一節末章是一節故合第二章至第十一章而為首即以太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

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

七到反孟子離婁篇誣造詰也道而成德矣餘知仁勇見形之餘義

反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朱子曰道者兼體用兼費隱而言也按即率

性修道之道也

費用之廣也

說文費散財用也按散財之用日用之間千殊萬品無限無量者也故比

道之用之廣矣朱子曰費是道之用蓋有廣之義與用之義隱體之微也朱子曰隱

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又曰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按微是云其體之微密妙具之謂非微少之謂又曰而字費隱相貫之意可見費而隱者所謂體用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

而字可味自近而漸々至

遠之意夫婦與聖人相對而非以遠近言之自至二字可以見

至於聖人天地之

所不能盡其大無外

天下莫能載也

其小無內

天下莫能破也

謂費矣

大小內外莫所遺而可以為費矣若於大不於小則不可謂費

然其理之

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道體之理初莫有大小內外分量方所之可以

指者是所以隱而不見也子思之言皆費而即其言以觀之則其隱者躍如矣

蓋可知可

能者道中之一事

如云各自之事不可作一箇事以看矣

及其至而

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固有所不能盡也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

家語觀周篇孔子問禮於老聃

問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仲尼見於郟子而學官

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

得位

朱子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

堯舜病博施

論語雍也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

猶病之類愚謂人所憾

胡暗反憾恨也

於天地如

覆

蓋救反也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

者

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

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善祥不善而不災者

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按夫婦之愚者君子之道全行於人倫而夫婦又人倫之始其他皆出自斯矣故託言於此也與知能行如夫婦相偶夫倡婦從男治外女治內尊卑

定位是所以與知能行天地之理陰陽之道也及其至也朱子曰至謂量之極至非至妙之意又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按是謂用廣之至君子語大自此以下不唯言道用之廣又可以見道之體用充滿天地而無欠缺天下莫能載焉凡物不大於物則不能載物如大地廣厚載華嶽振河海萬物載焉然雖天地之大既為形象則不可為無外故云天地之外存而不量至太極之道體則統於天地之外然則天下有形之物莫能載之實可以知矣天下莫能破焉凡破折物不有視其形象則不能破之雖如芥子之微毫毛之轉尚有可破之象也至道體之妙則渾然各具乎芥子毫毛之裏而無可以見者矣如何得以破之乎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
專反

詩大雅旱麓鹿音之篇鳶處脂類戾至也察著也

明著子思引此詩按上節謂費隱之妙為無餘蘊之意故指出詩之二句以言之可謂親切著明也又謂人與獸者不離得於地如鳶與魚上戾於天下躍於淵而其用有不賴於地者子思初非有此等之意思然其採言之妙非聖賢則恐有不能者焉
以明化育流行也此四字可以見一理之妙乃貼本文其字而可以說矣鳶飛魚躍即化育流行著於兩間者也子思借之以言故章句以此四字解之其義深矣鳶飛魚躍是費也使其然者隱在其上是隱也學者須要有觀於斯矣若徒看鳶魚則密康之樂魚鳥莊周之觀濠梁也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化育莫往而非此理之用者故只曰此道而曰此理之用乃就分賦處而言之以觀物之一理所謂各

具一太極也最見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

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所使鳶魚以能飛能躍之如此者即道體本然之所以使

之然者也何在視聽居忍反○俗語啞齧之緊急也故用意之意也或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

問云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

之則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

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

為入處活潑潑去聲活潑潑反地俗語蓋生活之妙用如

乃四字不可連上句讀特地下言矣今按活潑

地佛氏亦言之而其所以云作用是性楊柳青青是

是深繁黃花粲々皆真如與鳶飛魚躍見道體相似

魚而必躍于淵是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各止其所

而不可亂也今釋氏絕人倫滅事理雖使鳶躍魚

飛亦無妨矣所謂本來面目也

○按本文其字兼體用之辭用固既昭著不復言

上下察也又謂今引詩而上摘一箇下摘一箇以

例兩問之間此段言其道之在人昭著

於日用之間此段言其昭著於兩間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按君子之道即上文費而隱之道造端為修道之

端緒也其至與前說其至同察乎天地與上下察

也其意小異上下察也存就天淵以言之之意察

乎天地乃統言天地間矣朱子曰造端乎夫婦極

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

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

所為蓋有不_レ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
事之至_レ近而道行其間非_レ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
能_レ體_レ之

結上文

君子之道承上文君子之道費而隱之句
造端乎夫婦承上文夫婦之愚之節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承上文及其至也及上下察也之
文以統結上文按前節及其至乃以知行之無量
無窮之極至而言之此節及其至乃自夫婦親密
之地謹獨之工夫以至參天地贊化育使天下之
人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咸若之功
是乃所察乎天地也作此看蓋可_レ歎

右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

按第一章
註云其下

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
十一章註云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
之義者止此然則明首章之義者既盡焉又
以費隱而明道不可離之意故云以申明也

以者指此章申者重複
之意非演述之意矣

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其下八
章謂自

十三章至二十章雜引者或始引夫子之言
或後引以證其言故云雜引以明之者明費
隱之義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

按上章言費隱體用之理此章言
修身治入之事以明循性之道不

可離遠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
之意矣

人程子曰道外無人人外無道然則若為道者厭
道存於人倫日用上何遠人之有

其卑近以為不足為人倫之交日用之事乃如卑近而不足為之故厭為之

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以遠人之道而為務絕人倫入山谷廢人事守

空寂若佛氏則非所以為道矣非循人之性之道之為是也

是一章之細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旬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

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許東陽曰人之為道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猶言謂之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計反

詩幽悲中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

物也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

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者視

之監視彼此猶以為遠也雖近而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聲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

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

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猶言平人與上文註

所云眾人同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雲峰胡氏曰眾人同此性即同

非謂凡庸則以眾人望人不敢遠以聖人責人也

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

剝盡心之皮膚而

不遺思慮之一毫且我氣質意好之偏倚無有毫釐之在而可盡本心非苟謂盡尋常底之心如慕親愛子及飢而欲食寒而欲衣豈有人已之異一毫之妄乎是已之真心也此是真心以推及於人是為恕也如已有酒力之性以推羞飲酒於人已
有功名之意以推勸仕進於人豈盡已及人之謂哉
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為誤

道而離去之意故引春秋傳以解之事見左氏傳哀公二十七年或問云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總七里耳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佩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上節云

人此云人事不遠道乃人倫日用之道孰不忠恕之事是也若承上文以指忠恕違道不遠句施

諸已

從人施諸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自已亦勿施於人乃私欲

盡所天理通行人已一貫萬物同體道之費隱自然而然故於下節歷舉人倫之目以示忠恕之可先施者忠恕之事也以施諸已不願是忠勿施於人是恕二事本文說忠恕故云忠

恕之以已之心度

徒洛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

不遠於人者可見

此解本文違道不遠之意蓋謂公天下而無人已之異者道也

今既盡已之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也可以知焉譬如不欲下之不忠於吾以此度人己亦不以不忠事上不欲上之不仁以此度人己亦不以不仁使下不欲人之無禮不義亦如此彼之心未嘗不同於己然則仁義忠孝之道不遠於人可以知也乃忠恕者人之所為也是人去道不遠也章句因解以為道之不遠於人者蒙上文之意也故下文云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是所故己之所不

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

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愛己之心非姑息之

心即仁也以愛人是也

○按此節言治人之則上節雖言以人治人其於人與己之心如有異同之處則有不肯治者故以

忠恕之心術而言之知施諸己而不願之事人亦不願則為己一貫之實也可以見矣然以不盡己之心而為及人則或有異同之在故以忠恕言之違道不遠道以天理言忠恕以人心言在人心中者是勉强在天理者是自然故不得直指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所謂誠者天道也誠之人人道也蓋至如聖人之忠恕則其心即道也莫盡之推之之可言則遠近亦不可言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此首註有說朱子以

前有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言以吾事父未能恕子之不孝餘皆做此朋友之句難以通矣故或問云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義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云云是所以正其讀也又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絮矩之一章相似人多誤讀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

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

凡以下二十

文之意或問曰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是章句之意可以見焉按庸德二句承四箇不能乃自責自修之工夫也言顧行二句乃內庸又承上二句乃切磋之功也言顧行二句乃內庸外相符之事也君子以下贊美其學之成也庸

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

可言而言不言

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詡

難也則謹益至

謹之至則言顧行

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

矣行之力則行顧

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

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上節章句始曰

道之不遠於人者後曰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此節亦前後言之承初節之意可以見矣

張子

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按或問曰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朱子又曰未能事焉固是謙

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事父如舜事
 君如周公方盡得臣子之道若有毫末不盡便是
 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
 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所求乎子云云按上
 節推已及人自此及彼之道也此節所求乎彼以
 責我之道也是所以人己一貫之實也自責以自
 修者是所以為忠恕之地也故承上忠恕以言四
 所求者然則只自言不能而豈不可求其能者乎
 是所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庸德即孝弟忠信
 乃所求乎子臣弟友者而道之所以當然而為人
 倫日用之事也故曰庸矣自
 此以下自責自修之事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

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夫婦所能是道之用故云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雖有用之

大小道體之微各存其上故曰至隱存焉也下章故上聲與此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王曰而不

素猶見形旬反在也按素猶見在也乃非素字本

是素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也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

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按行乎富貴是如達則兼善天下澤如於民行乎貧賤如窮則獨善其身行乎夷狄如秦伯居吳箕子居朝鮮約八條務簡易教禮義行乎患難如文王囚于羑里演易內文明而外柔順及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也乃是也按此四箇行即君子而時中者也非苟免苟安之謂矣蒙引曰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免之計差毫釐謬千里矣是也自得或問云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朱子文集曰自得之自二義一獨自也一自然也對不願乎其外則獨自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按上位者君父兄長皆是也貴而有勢者包在其中矣下位者子臣弟幼皆是也賤而窮乏者包在其中矣作威作慢欲不違於我之類是陵也附勢求助覲其庇我之類是援也音註援平聲平聲牽也鉤援上城梯為有求而攀援也孟子子手援之援我助援人則去聲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一句結上二句在上位而恭儉寬仁在下位而忠孝貞順是正己也不陵不援是不求於人也上不怨天天下不尤人二句說正己不求於人者本心災厄之來氣運之變雖天不能齊之何有怨天人倫之變亦氣數之命吾之與人不能逃之何有怨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去易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

道如大路素位而行皆所當行之道何險

危之有是居易也註
以平地者與險對也
侯命不願乎外也
微堅堯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所不當得而得者君子
固不居而取矣
小人者

騁私智作聰明行於旁
蹊邪路以微幸乃險也

○按上一節分言素位而行與不願乎
乎外此節以君子與小人而合言之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正音征鵠

畫多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禮鄭註曰正鵠皆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
以中為後故射取名焉
○按侯是侯定自此違彼之步數
或以布或以皮謂之侯侯察其矢至與不至也
又設正鵠於侯之正中以為射的而侯視其矢中與

不中也又設音樂以考其遲速之協調律也否矣
蓋其從容閑雅而協緩急之律無過不及巧力共
至而自然的中是射之善者也君子時
中之道有可相比者故以比乎君子矣
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此章始合言素位而行
末節復合言又引孔子之言而言君子反求之學
以結上文四節之意按素位不願居易侯命之事
不君子則不能非後世可遽及者然以君子為正
鵠可以學矣若有失諸正鵠而過不及者是學力
之未至也然非由於人可反求諸其
身反求之學莫切於射故以此言結之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

者放此
按第十三章金子思之言故註曰子
思之言以別於孔子之言第十三章全

孔子之言至此章則子思之言而結語引孔
子之言則知有不辨孔子與子思之言者故

註云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以示凡例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卑

辟譬同

或問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

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按行遠自邇如千里之路始於一步登高自

卑如九級之階起於一等是章所包甚濶今以二事言之自戒懼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自洒掃應對至於精義

入神是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濫亦音耽樂音

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

上四句七章辭下二句八章辭

鼓瑟琴

瑟丘十絃後用

其半二十五絃琴元五絃後加半官半徵之文武二絃都七絃

和也翕亦合也

翕有

聚合不離之意 耽亦樂也

耽有娛樂不厭之意二帑亦字承上合樂之辭

帑與祭通

子孫也

禮記正義曰古者謂子孫為祭故甘誓云子則祭戮汝

○按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二句似結上四句乃上四句之事即室家之宜妻帑之樂也指言爾則主

一人之意可見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_レ和於妻子

鮮妻子好合二句

宜於兄弟

解兄弟既

如此

此二字解宜

則父母其

安樂之矣

解父母其

子思引詩及此語

以下解

此語之

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按雖大舜

全意不順於父母之時則順於父母是人倫之大事也且自上致思故下也易自下致於上也難親也相好也易踈遠相翁也難是衆人之常情也然則今就齊家之一事以言之乃妻子好合是邇卑之事兄弟既翁次之父母其順是遠卑之事也故引之以明君子之道有進之序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陰陽之象位乎

上下者是天地也陰陽充塞而無欠缺矣謂則其運行對待無不包焉故不謂陰陽之功用而謂天地也功用是功效才用也造化是萬物之消息自無而有曰造自有而無曰化迹者是只非造化萬物耳即其品物而鬼鬼才能各具焉是所謂迹也如無此之具則無面目也如無面目之在焉則人而不人虎而不虎梅而不梅松而不松也又謂凡運用之有功效而可見者謂之功用運用之不可測者謂之妙用程子易傳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造化之迹之語亦見易傳與鬼神合其吉凶下今章句彙括而取之以其明而此并取之造化之迹是即天地之功用有面日精神處春夏秋冬皆是陰陽之運行只是平未見其端的親切之處春雷一發群動啓蟄秋霜降草木盡零是乃何等功用何等力量何等精神何等威靈可以默識鬼神之情狀妙用之處矣莊周云藏舟于谷夜半有力者負而去是論鬼神之言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

之良能也

二氣是陰陽良能如人之材能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良字有自然易直之意譬如火能燥水能潤不待使之然而自然者也朱子曰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處乃

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按物有兩故化物相形乃有迹若使無二氣之屈伸往來則天地如何為功用造化者如何有迹二氣混合之良能也一故神兩故化者也此陰陽之良能也蓋程子之說說得

不殘張子之說說得精密故章句先收程子之說而後以張子之說次之愚謂以二氣

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按靈是精靈能包之以言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

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是各有所屬也

以

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

物而已

按一氣即或問所謂二氣之分實一氣之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

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章句至而伸反而歸皆用張子語但張子以物

言之今以天地言之春夏是氣日至者也秋冬以

後是氣日反者也又按程張之說未見鬼神有對

待流行之辨故朱子又有二氣一氣之說此三節

相須而其義盡矣蓋程說統解其全體故收之於

始張說即二氣上解其混合生成之妙良能自然

之理故次之又以一氣之靈言之其對待之義辨

焉可謂無餘蘊矣然曰陰陽之靈則是良能也曰

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則是造化也乃亦見二

說相貫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朱子曰性情便是二

之意矣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認取其德鬼

今人謂氣質為本性是也按良能功用之外豈又有為德者乎此四字亦由程張之說以言之然非德字本訓故云猶言

○按鬼神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太極之動靜晝夜明晦寒暑冷暖運轉不息總名之以謂陰陽只非其運行耳謂其功用之妙萬物造化之靈則稱之鬼神德即其所存主之性才也盛是發動盈滿之意包宇宙充萬物可謂盛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

為陰陽之合為物之始陰陽之散為物之終其合則神之至而伸也其散則鬼之反而歸也是

其為物之體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

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物之所不是理無非實也是體物而不可遺也

能遺也不能二字可見鬼神與物相共不能遺乃鬼神與物元一體也其言體物

猶易所謂幹事易乾卦文言朱子曰幹如有板築之楨幹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中

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按體物是將鬼神為主為體也猶木之有幹而

枝葉有所附而生也故章句引易以明之

○朱子曰視之而弗見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所謂

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此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

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

關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問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屈伸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新疏 卷上
指隱處如前後章
只舉費以明隱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音齊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明猶潔也

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洋洋流動活充滿之意

身是肅於外別非有洋能使人使字鬼神使之也章句加一能

人自畏敬奉承而不預鬼神云爾此處要看得透

徹人方祭祀時欲不畏敬奉承不得是孰使然

二氣之靈能解感應者為之體也若使二氣之靈

無體於自家則如何相感得然乎但人以承祭祀

而視為自家之事不知天地之間隨事隨時總是

鬼神上下左右莫能遺焉然感輒動不感輒靜今

畏敬奉承有由誠心之感則其來格之應如在

上如在其左右蓋自家之氣祖考之氣即天地之

氣三者本同一物也此其感應所畏敬齊明奉承

以無間而二氣之良能使然也昭著洋洋乎如在

祭祀而發見形旬反昭著洋洋乎如在如此乃其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雖一人一時之祭祀有其

如此是乃體物不可遺之效驗也孔子曰其氣

即神之著也于上為昭明是露光處蓋蒸蒿音蒿

觸於鼻者悽愴初亮反是感觸於身情者朱此

之精也與物莫不有光耀薰臭氣炎者故云百物

精靈之所統

之精此二句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神之著也問鬼神之語○按直指昭明焄蒿

矣憐愴而非云神矣是正俗云的正當之意謂此爾按上節言

鬼神之神全體此節言人身之鬼神凡平平常常之

就鬼神之全體此節言人身之鬼神凡平平常常之

火就一時一事特見者而知其靈處在天則電光雷

魚火在地則震動陰水在人則昭明焄蒿雖禽獸蟲

陽魚之微有為昭明者人視以為靈為妙然莫不陰

洋陽合散鬼神之著矣故章句引祭義之說以為洋

氣洋在上在左右之光景乃祭祀是祖宗與子孫之

伸氣感應離合之時也必有實心實事之在焉其屈

謂伸之際鬼神何不體之有矣或不體之有則不可

體謂體物不遺也又按或為昭明或為焄蒿或為悽

愴愴是乃不可度不必期三者一時皆著見而蓋可

也也朱子曰氣歸于天精氣歸于地所以古人祭

祀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按祭祀之禮凡原

於於實理因於實情而以其儀亦可以見矣又按

學於實理因於實情而以其儀亦可以見矣又按

者學及盡懋盡信盡敬盡禮以奉承祭祀而妄疑聖

未賢之言故也凡聖賢之言為孝子仁人而不為小

人人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以知事人與鬼

之之難易矣今奉祖考之祭則其勉以盡仁孝誠

敬敬之心初無意於神享來格之驗而乃可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

射音亦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

不敬也思語辭

○按此一節包上兩節神之格即在上左右也不可度無方所無時侯不可以私意測度有所測度則誠敬既闕缺焉鬼神何得體之矧可射如何可厭怠而不敬乎是即使天下之人畏敬奉承處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真實無妄猶曰主一無適之例主他無適則一矣真

實非他無妄則真實矣程子言云無妄謂之誠朱子今解誠字故先就誠字正面添真實二字而後其義備矣又謂微之顯說鬼神之妙誠之不可揜說其所以然蓋鬼神機緘之妙不可測知是為至微而隨物隨處洋洋生活所謂微之顯者也至於所以然則根於實然之理無使之然而不能遏其然所謂誠之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者也

可揜如此

○按此節結全章之意微乃鬼神之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及使天下之人乃不可度是也顯乃鬼神之費體物而不可遺及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乃神之格是也誠乃鬼神之德也朱子曰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如此夫指上四節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

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

皆日用事物庸

言庸行之事是小事者也

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

皆天下國家垂統繼業之事是其大者也此一章兼費隱對舉而並言則云兼所謂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也

包大小而言舉凡而該目則云包言小事大事無皆非鬼神之德乃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德三節四節

以祭祀言鬼神之小五節又總贊鬼神之神德是包大小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

補訂按虞國名思者舜子商均之後夏禹受舜之天下乃

別封思於虞以奉舜祀後夏后少康逃奔有虞思妻之以二女而邑諸倫虞思以下世奉舜祀陳國名胡公謚也武王克商求舜之後而得闕父之子滿因賜姓媯氏而封諸陳使奉舜祀至春秋時猶有陳桓公是子之屬舜子孫不可止乎此故云孫保親之後也之屬按章句云子孫不舉商均而謂虞思陳胡公者蓋商均之封國關乎史傳且謂其遠孫則其近孫不言可以知矣今舉虞陳二國則足見子孫保之之驗也

按德為聖人顯親之至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而顯父母孝之終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宗廟饗之蒙引以為宗廟享舜之祭是以宗廟二字當先祖二字與下子孫對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天人之應聖人常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壽然孔子以大德不得位顏子以亞聖不得壽先儒以此為氣數之變固是也

但言變者對常之言也後世固無大德之人然凡有德之人皆其類也若十人中七八人皆得報應之正而一二人不合於正則謂之變也後世君子多不得福而小人常得福則是理之正者安在哉此其論非一言所能盡也古昔聖王之世賢者在位不賢者在下凡天下之政皆得其理而天地之氣亦從之故寒暑應節風雨時若而善惡之報亦得其正矣及後世小人執權君子不用凡天下之事不得其理而天地之氣亦從之故寒暑風雨常不順若而善惡之報亦不得其正固甚宜矣蓋吉凶禍福皆陰陽之所為而陰陽必待變理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然孔顏雖不得位與壽然為天下後世所尊歐陽脩所謂巍然冠冕不祭桓魋者是天理之在天下固未亡也聖人固論理而不論氣言常不言變則宜以理決之曰必得其位必得其壽亦何疑乎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

補訂 按蒙引厚加也之說甚的切曰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

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

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

反而游散則覆

培覆本人之所為今言天之培覆矣朱子曰物者扶植種在土中自

然生氣湊洎是天之所培也倘若已傾覆則生氣無所附著是天之所覆也

○按此節承上節以言天道禍福之報應因其材而篤焉言萬物相同矣按篤字重厚之意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亦承上一句就植木以言為人之易曉也○公廉按東陽許氏曰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

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

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亾覆之也下引詩之訓詰不是說盡此節之意此說極精到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洛音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

顯申重聲也

○按嘉樂可嘉可樂也憲憲令德是可嘉之實宜民宜人是可樂之實民是臣族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臣以禮體群臣之類也受祿主祿位言之保佑命之主壽福言之自天申之申字因上受祿言以壽福申之也按三之字指君子曰天曰命即天理之自然而人力之所不及也按上節謂天之禍福萬物相同之理而舉植木培覆以例萬品矣然如篤於人則以栽培不可言之故引詩以謂其實矣祿位保佑是天之所以篤於君子也嘉樂君子三句是其材也受祿于天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按此章以大舜起言其為天子乃天理之當然也第二節又言必得位祿名壽而以斷其理矣及弟三節言不限聖人凡天下之物皆其理之同焉故舉植木之一以例萬物第四節言聖人之實末節大德者包結篤大舜及嘉樂君子必受命者又包結大舜及嘉樂君子章句云為天子也則位祿名壽自在其中矣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

之常

之以極其至

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見道

中庸章句卷下 五十一

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

章亦此意

此章以孝發言而至於未德之得

可以知焉是所以見道之用廣也然孝弟之

道所以至此者固為一理之所通初不可以

形迹求之也是所以為體微矣後二章亦以

孝言而推之以至天子之大禮亦所以見道

之用廣而為妙

理之所貫也

中庸章句新疏卷上 畢

中庸章句新疏卷上 畢

